



▲梅蘭芳與夫人梅蕪芳合照

名人軼事

梅蘭芳與他的兩位夫人

口屠珍

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因其精湛的演技、優美的唱腔流芳百世。而在他的身後，有兩位默默無聞、善良大度的夫人一直在支持着他。她們之間互敬互重，她們無私的愛給梅蘭芳的藝術生涯注入了不朽的活力。

宣統二年（1910年），十七歲的梅蘭芳正值嗓音變聲期，行話叫「倒倉」，只好暫時脫離富連成班，停止演唱，在家中休息養嗓子。這期間，他既不能再天天吊嗓子，也不能去戲館演出，又剛剛遭到喪母之痛，因而在家心情十分鬱悶。祖母和大伯母看在眼里，疼在心裡，於是商量給梅蘭芳說個媳婦，以轉換他的心境。

經人介紹，梅蘭芳迎娶了旦角王順福之女、武生王毓樓之妹王明華為妻。王明華賢淑能幹、貌美懂事，比梅蘭芳年長兩歲。按祖母的意思，梅蘭芳的母親過早去世，妻子大兩歲正合適，可以更精心地照顧他。

果如祖母所盼，王明華過門後，為人持重，居家勤儉，夫妻恩愛。梅蘭芳倒倉不滿一年，就恢復了嗓音，重新搭上班唱戲，有了固定的收入。這時，妻子王明華開始操持家政，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不久又相繼生下了一兒一女，取名叫大永和五十。夫妻感情和諧，生活十分幸福。

梅蘭芳成了名角後，演出應接不暇，應酬頻繁不斷，王明華漸漸地也多了一份擔心。她耳聞目睹一些藝人成名後，生活不能自律，作風不檢點，再交友不善，結交些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沾染上吃、喝、嫖、賭的毛病，有的甚至染上吸毒的致命惡習，不僅嗓子毀了，人也墮落了。她決心保護丈夫，一定要他走正道。她決定陪在丈夫身旁，既能照顧他，還可以起到「蠶養蠅」的作用。

但要真正陪侍丈夫左右卻又談何容易！由於當時封建意識濃厚，婦人家只能在婚娶、祝壽舉辦私家堂會演出時，才有機會看得到唱大戲的場面。那時婦人家連到戲院看戲也算是傷風敗俗的舉動，更甯提進入清規戒律嚴而又嚴的後台了。如果懷孕，挺着大肚子就更加困難和不方便了。王明華思慮再三，不顧一切勸阻，毅然做了絕育手術。她巧妙地女扮男裝進入戲館後台，不僅在生活上照顧丈夫，還以她特有的細膩眼光幫助梅蘭芳改進化妝，設計髮型和改進服飾。在她的精心幫助下，梅蘭芳的扮相更加俊美得體，表演越發蒸蒸日上，聲名遠播在外。

不料一場麻疹病奪去了王明華一雙兒女的性命，孩子的夭折猶如晴天霹靂，擊倒了她，也使本來幸福安寧的梅家陷入極大的悲痛之中。原來，梅蘭芳的大伯梅雨田夫婦生的幾個孩子都是閹女，沒有兒子。這樣一來，梅蘭芳在家族裡就是兩房的獨生子，兩兒女的夭折斷了梅家的香火，給整個家族出了一道絕大的難題。王明華娘家人為了安慰王明華，建議收養侄孫子少樓做兒子。但梅蘭芳思忖再三覺得不妥，考慮到自己還不到三十歲，還年輕，可以自己生，領養他人孩子多有不便。顧大局、識大體的王明華無奈只好認可丈夫的想法，於是同意梅蘭芳再娶一房妻室生育女兒，完成她本人未能盡到的責任。

說來也巧，當時梅蘭芳的老師吳菱仙收了一名女弟子，名叫福芝芳，年方十六歲，已進入城南遊藝園女坤班獻藝。福芝芳出生在北京宣武門外一戶滿族旗人家庭，外祖父是靠吃皇俸為生的滿旗軍官，膝下只有一女。民國後，收入中斷，家中生活貧困。福氏女十九歲時嫁給了一個做小食品生意的人，兩人性情不合，她懷孕不久後就逃回了娘家，發誓不再回婆家門。她在娘家九月懷胎後生下一個女兒，取名福芝芳。福氏雖家境貧寒，沒有文化，但她為人正派，有俠義之風。她體魄健壯，頗有男子風範，在大雜院的旗人鄰里中都稱呼她為福大姑。凡有麻煩費力事，別人求到她，她均兩脇插刀，在所不辭。她在家裡生下福芝芳後，就以做小手工藝——手工削製牙籤為生。福芝芳從小不愛出門，以小花貓為伴，稍長與鄰里姑娘一起在炕頭上繡花戲耍。當時一起戲耍的姑娘有果素英（嫁程硯秋）、馮金英（嫁姜妙香）等人。十四五歲時向鄰居吳菱仙老師學唱京劇。外祖父去世後，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為命，母親每日要陪伴女兒上戲館演出。

一天，吳菱仙帶福芝芳到梅家索取梅蘭芳的劇本《武家坡》，秀麗文靜的福芝芳引起了梅蘭芳周圍的人和王明華的注意。1921年的一天，吳菱仙老師和羅慶公先生受梅家之託，來到福芝芳家說媒。當時，坤角登台獻藝在社會上還是件新鮮事兒，時有不良纨绔子弟伺機騷擾。福母整日為女兒提心吊膽，正想有合適人家就把女兒嫁出去。梅蘭芳人品好、藝術好，當時已走紅，雖然已婚，但福母了解到王氏夫人不能再生育的情況後，就答應了這樁婚事。但她表示，自己雖家境貧寒卻是正經人家，不以女求榮來嫁女兒，她不要定金和聘禮，但提出兩項條件，一是她的女兒不做二奶奶，要與王明華同等名分；二是因膝下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必須讓她跟着女兒到梅家生活，將來梅蘭芳要為她養老送終。梅家與王明華對此均表同意，於是梅蘭芳與福芝芳結為伉儷。

梅蘭芳、福芝芳婚後十分恩愛，次年生下一子，取名大寶。孩子出生第三天，福芝芳就遵母親的指點，叫奶媽把孩子抱到王明華屋，算是她的兒子。因為王、福二人姐妹相稱，王明華年長為姐，第一個孩子應當屬於她名下。孩子在王氏屋中住了一個月。滿月那天，王明華把親手縫製的一頂帽子給孩子戴上，讓奶媽把孩子抱回福芝芳屋中。她感謝福芝芳讓子的深情厚意，向她道謝，還懇切地解釋說，姐姐身體不好，家中雜事煩她料理，妹妹年輕健康，精力旺盛，又有孩子姥姥在身邊幫助照看，所以拜託妹妹呵護好梅家的這根苗。對此福芝芳極為感動，二人的感情更加融洽了。

福芝芳和梅蘭芳感情十分恩愛，婚後十四年中先後生了九個孩子。頭生是一個男孩，又添了一個女兒。第三、四、五均是男孩。六、七、八又連生了三個女孩，最後一個是小兒子葆玖。

摘自《人物春秋》

梁羽生 文弱書生 闖入武林

精彩人生

1954年，港澳武術界的白鶴派與太極派不知為什麼，結下了樑子。

雙方起先是動口不動手，只是在報上互相謾罵。終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約定用武力解決問題。白鶴派的掌門陳克夫與太極派的掌門吳公儀在澳門新花園擺設擂台，一決高下。吳公儀一拳打中對手的鼻子，以和局終場。前後不過三分鐘時間而已，卻由於傳媒大肆宣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久已沉寂的武俠文化，似乎藉機重新在民間死灰復燃。

當時《新晚報》的總編輯敏銳地意識到這是爭取讀者的契機，一改長久以來大報不登武俠小說的規矩，決定在《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

但是，他不願意自己報上的武俠小說與小報上的沒有區別，他需要的是有可讀性，又具備維持大報身分的文化品味的武俠小說。

找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寫呢？他幾乎沒有思索就想到了梁羽生。

梁羽生有廣博的文史知識，平常又喜歡談武俠，文章寫得很漂亮，應當可以擔當此任。

然而，梁羽生謝絕了總編的邀請，一則他從未寫過武俠小說，二則他那時內心可能認為武俠小說算不上是高雅的藝術。

總編無奈，想了一個絕招，先斬後奏，在報上預登了一條廣告，說是有梁氏的武俠小說出籠，迫梁羽生「下海」。

這一招果然生效。

梁羽生只好連夜趕寫，邊寫邊登，完成了一部《龍虎門京華》。「梁羽生」這個筆名也是發表這部小說時才用的，據說是因為佩服前輩武俠小說名家白羽，才起名「羽生」。

被迫「下海」

梁羽生曾自言：「白羽的小說描寫民初各階層人物，因為作者本人入世極深，寫來細膩，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自己受生活經歷的限制，氣質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統道路嗎？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

己摸索，走一條浪漫主義的路了。」

看來，梁羽生與白羽不是毫無淵源。

一場三分鐘的比武，一位總編輯的靈機一動，卻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也改變了中國武俠文學發展的路向。

梁羽生一「下海」就一發不可收拾，一寫就是三十多年。而他那部《龍虎門京華》被譽為新派武俠的開山之作。

何謂新派？梁羽生曾這樣回答記者：「現在的武俠小說寫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是採用一些西方的手法。例如人物性格以前多數由作者口述，好像評話。現在卻由故事本身的發展來發展。常常有某些場景，某些特寫。例如一個大雨天，有兩個間諜在一個場景中，故事再由此展開，而不是平鋪直敘的介紹這個人物怎樣，那個人物怎樣。而是有很多的變化，不是集中一個人身上。各式各樣的寫法都用上了，而不是單一用傳統手法。」

柳蘇則認為，新派，新在用新文藝手法，塑造人物，刻畫心理，描繪環境，渲染氣氛……而不僅僅依靠情節的陳述。文字講究，去掉陳腐的語言。西學為用，有時從西洋小說中汲取表現的技巧以至情節。這使原來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現出新氣象，變得雅俗共賞。

今天重讀《龍虎門京華》，覺得與梁羽生後來的作品相比，顯得相當幼稚，敘述技巧也較薄弱，結構鬆散，人物形象不夠突出。但因為貫注了新的理想與新的意識，這部不十分成功的作品卻擔當了開一代先風的角色。

自《龍虎門京華》以後，梁羽生共寫了一百多本武俠小說。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曾出版梁羽生系列，收錄了梁氏的絕大多數作品，總共三十二部：包括《龍虎門京華》、《草莽龍蛇傳》、《白髮魔女傳》、《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還劍奇情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雲海玉弓緣》、《俠骨丹心》、《風雷震九州》、《冰河洗劍錄》、《女帝奇英傳》、《大唐遊

口張愛玲

樂廳裡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lo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廣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裡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我後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繡綵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籬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噬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馬頭琴是蒙古民族的代表樂器，不但在中國和世界樂器的家族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是民間藝人，牧民家中所喜歡的樂器，馬頭琴所演奏的樂曲，具有深沉粗獷，激昂的特點，體現了蒙古民族的生產、生活和草原風格。

馬頭琴的產生及其發展，很難查閱史料。但是，它卻有一個美麗、感人的故事，那是一個很遙遠的傳說，年輕的牧民巴特爾家世代為王爺牧馬。在一個寒冷的初春，巴特爾跑到百里之外，找回失散的馬群後，在一個渾爾邊發現了一匹悲鳴的白色小馬駒，面對着尚未開化的渾爾上的一個冰窟窿。看着小馬駒雙眸流淚，聽着那令人傷感的嘶鳴，巴特爾明白了一切，於是巴特爾將它帶回家，相依為命。以後，無論巴特爾走到哪裡，它就跟到哪裡，晚間巴特爾睡覺，它就站在氈房外巴特爾睡覺的那一面守候。幾年過去了，小白馬十分通人性，矯健的四蹄，飄飛的長鬚，勻稱的骨架成了一匹難得的好馬。

在一次大型那達慕大會上，巴特爾騎着它第一次出現在賽馬場。它遙遙領先王爺所有精心飼養的賽馬。當巴特爾領到第一名的獎品時，心中充滿了喜悅。然而，他卻不知災難也同時降臨。

原來，王爺見到這匹馬後，滿心歡喜，便派人強行



▲梁羽生改變了中國武俠文學發展的路向 網上圖片

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飛鳳潛龍》、《狂俠天驕魔女》、《鳴鏑風雲錄》、《廣陵劍》、《風雲雷電》、《瀚海雄風》、《游劍江湖》、《牧野流星》、《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劍網塵絲》、《幻劍靈旗》。

邂逅華羅庚

這三十二部作品分為單行本，大約百餘本。在這些作品中梁羽生自己喜愛的是《萍蹤俠影錄》、《女帝奇英傳》、《雲海玉弓緣》三部。事實上，這幾部作品影響也最大。

三十多年來，梁羽生的作品廣為流傳，贏得了不少讀者，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就是其中的一位。1979年，梁羽生在英國的一家餐館邂逅華羅庚，當時後者剛剛看完《雲海玉弓緣》。這位數學鉅子與素昧平生的「大俠」一見如故，發表了他對武俠小說的獨特認識。這種認識後來得到普遍的認同，那就是：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

政治名人中，如廖承志，也愛讀梁羽生的作品。梁羽生寫過一篇文章，叫作《著書半為稻粱謀》，其中說到：「我只求我的武俠小說是杯白開水，沒有養料，能給讀者解渴也就於願足矣。」

但除了娛樂性外，梁羽生的作品具有內含較高的質素。一位自稱是「終年困於課本和文卷的教書匠」曾寫信給他：「長期以來，都大力地幫助了我抗拒那隱秘的煩憂、焦灼，和填補那由於所在地域所造成內心的空虛。……你的大作發揚了熱愛祖國，伸張正義的最有益的傳統……。」

恐怕正是這一點，使得梁羽生的作品幾十年來風行不衰。

摘自費勇 鍾曉毅《梁羽生傳》

昭君出塞郵票

口施萍



1994年8月25日，中國發行了一套兩枚的「昭君出塞」郵票，編號「1994-10」。

王昭君，名嬪，字昭君，西漢南郡秭歸（今湖北興山縣）人。後人稱她為昭君或昭妃。西漢漢元帝時，昭君被選入宮。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到漢朝求親，王昭君深明大義，自願請行，遠嫁漠北。王昭君聰明賢慧，熱愛匈奴人民，對鞏固和發展漢匈關係作出了貢獻，名流千古，「昭君出塞」的故事家喻戶曉。

這套郵票以故事的發展時間為順序，採用工筆畫法細膩描繪了昭君漢宮悲寂、出塞忐忑、冊封欣喜的不同情感，生動地再現了「昭君出塞和親」這一歷史事件。

在構圖上，根據主題和情節需要，畫面人物由少到多，昭君的服飾也由雅潔到華麗，場景由清冷到熱烈，環環相扣，前後呼應，一步一步拓展，僅用三幅畫面（包括小型張）就將昭君出塞的故事表現得淋漓盡致。

上圖為「昭君」，突出表現了王昭君作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嬌美形象。

下圖為「出塞」，為王昭君與呼韓邪單于騎駱駝行進在大漠之中，展示了塞外風光。

小型張為「和親」，乃王昭君和單于舉行婚禮的盛大場面。



馬頭琴是蒙古民族的代表性樂器 網上圖片

華夏風情

搶走了巴特爾的白馬，但白馬卻難以制服。於是，王爺派四名壯漢用大繩牽牢白馬，備鞍，自己強行上馬，白馬揚蹄奮鬃，撞倒壯漢，衝出馬場，將王爺扔下馬背，王爺氣急敗壞，派出大批人手圍圈白馬，並下令用強弓射殺。白馬終於被強弓射中，但仍然奮力突圍而去。這天深夜，悲痛的巴特爾思念白馬難以入睡，突然聽到急促的馬蹄聲伴着淒楚的嘶鳴，由遠而近。聽到了這熟識的蹄聲，巴特爾一躍而起奔出氈房。只見白馬飛奔到氈房前，卻突然栽倒，微屈頭，雙眸流淚，親切的望着巴特爾，抬了抬後腿，甩了甩尾巴，流露出期望的目光。巴特爾若有所思，彷彿懂了白馬的意思。白馬終於在巴特爾懷中，閉上了眼睛。

不知過了多久，太陽從遙遠的地平線上升起來。巴特爾守候了白馬三天三夜。這天，他將白馬的後腿骨與馬尾取下，掛在氈房中，然後安葬了白馬。面對白馬的後腿骨和馬尾，巴特爾沉思了99天，白馬的形象始終浮現在腦海中。一個新奇的設想，終於成型了。於是，他將後腿製成琴身，雕刻出白馬的頭部放在頂部，用馬尾製成琴弦和琴弓，馬頭琴終於誕生了。大概巴特爾思念白馬過於深切，也許白馬也有靈性。因而，馬頭琴的旋律，表現了蒙古民族的勤勞、勇敢、深沉、粗獷、激昂的琴聲，恍如萬馬奔騰。

中華農曆網